

四道关卡层层防范 安全观展人人尽责

为ChinaJoy织起防护网

近日国内突发疫情情况牵动人们的心，正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ChinaJoy)作为首个遭遇疫情防控新情况的展会，亮出了怎样的对策？展会现场防疫情况如何？

入场 四道关卡

“请提前出示核酸报告！”展馆3号入口处，还未走到进场的队伍中，就听见工作人员循环播放的录音提示。通过48小时内上海本地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的检查，往里走几步，又是一阵“请提前出示行程卡”和“请提前出示健康码”的提示。三项检查完毕，在安检处，游客还需要抬起手腕，在安检机上的测温装置进行体温检测，低于37.3℃方能验票入场。

虽然必须通过四道关卡，但杭州游客徐文达感觉，入场过程平稳有序。在收到入场须出示48小时内上海核酸检测报告的通知后，她提前一天中午乘坐高铁抵沪，去医院进行了检测。“下午两点多做的核酸，晚上八点报告就出了，完全没有耽误第

▶ 口罩成为ChinaJoy的必备“装备”

本文图片 记者王凯 李铭坤 摄

二天逛展。”徐文达切身体会到，保障ChinaJoy展会现场防疫安全的，不仅是展会现场的防疫措施，更有整个上海的防疫力量。

展台 严格防疫

穿着情侣装的君君和男友，正在哔哩哔哩的舞台上观看角色扮演(cosplay)表演。他们并没有黏在一起，而是间隔约一米并排站立，每当台上表演到达高潮，便相视一笑，再一同鼓掌欢呼。君君指了指自己和男友脚下各一个的圆形标志，上面写着“站立点”的字样，说：“展台给大家标好了观看演出的位置，督促我们保持安全社交距离。既然走进舞台观众区，就要遵守防疫规定，情侣也不能例外。”类似的地标不仅布满每个舞台观众区，还出现在各展台内试玩游戏、参与互动、领取或购买周边的排队区。“现在疫情形势有所波动，看到周围的人自觉站在地标位置，就感觉多了一份安心，我们的配合，既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彼此。”

除了展台上看得见的地标、指示牌、防疫物资和设备，展台工作人员的全员核酸检测工作也为所有游客的健康织起一个“无形的防护网”。首届中国游戏创新大赛展示厅负责人刘佳辉介绍，开展前一天，展会主办

方专门在展馆临时设立了多个核酸检测点，在严格执行上海市疫情防控最新要求，保证所有参展人员健康安全的同时，也方便了展台搭建工作不受影响，有序展开。

特设 疫苗接种

“午饭前，来接种疫苗的就有十多位游客，其中半数都是外地来的。估计中午和下午来打疫苗的人还会更多一点。”在ChinaJoy展会W4馆临时疫苗接种点的一名志愿者说。这个专为展会开设的疫苗接种点，相比志愿者平时轮班常去的居民区接种点，每天会面对更多的外地游客，这让他们干劲十足：“在ChinaJoy做志愿者，感觉自己就是上海防疫的‘门面担当’。”展会开幕日，接种点配备了2名医务人员和4名志愿者，门口还放着喇叭，为前来接种疫苗的游客做引导。

特地从北京来沪的王辉，是展会首日接种疫苗的外地游客之一，这也是他首次参加ChinaJoy。“其实我不算是游戏迷，但从事的是互联网相关的工作。这几年游戏行业破圈为各互联网行业赋能，所以我也该是时候来学习一番。”早上九点就到达展会，逛了三个多小时，王辉便利用午休的时间来接种疫苗。“因为工作忙，我一直没时间去打疫苗，没想到能在展会上，而且效率很高，不用排队，ChinaJoy真的很贴心。”

本报记者 吴旭颖



砚学需走出书斋

“上海讲坛”带听众探寻砚之奥秘

中国特色的传统器用文房四宝中，砚虽居末席，但唯有它不是有机物，质地坚实易于保存，上海博物馆的砚台收藏共三四百方。昨晚，由上海博物馆和新民晚报共同主办的上海讲坛上，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研究的华慈祥提出了“砚学需要走出书斋，深入各地的砚坑、遗址、制砚作坊等地不断‘行走’”的观点。

为砚行万里

现代人知道四大名砚，言必称端砚、歙砚，但是，砚作为古代案头的必需之物，凡是动笔的人都离不开砚，需求量之大，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拥有一方名砚，就地取材制

砚成为人们的最佳选择。“即使是‘四大名砚’，也有不同的说法，其中端砚、歙砚和澄泥砚是都有的，但第四种，有一种说法是山东青州的红丝砚，另一种则说是洮河砚。”华慈祥说，砚的产地分布非常广，东北岭南，巴蜀齐鲁，各地不同的砚石资源使得砚世界五彩缤纷。华慈祥在不断地行走和寻访中发现，砚石矿脉所在地，偏僻之地为多，常常沿山路蜿蜒而上，一探头，发现已身在山崖。

2020年，华慈祥在淮北市博物馆(即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展厅的中心柜中，看见一方硕大的汉三足砚。“目测直径大于30厘米，比寻常的汉砚要大许多。该砚石质，色灰。圆形，砚面平坦，子口，有墨痕，有修补痕。下承三熊足，熊足粗大。熊作蹲

伏状。”此外，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蹲蛙三足石砚下面三足，作熊形承托状；河南偃师市博物馆的三足石砚底有三熊足等等，华慈祥认为，“熊很有力气，以熊为题材在汉代多见，在玉器、陶器、铜器、漆器、画像石等上，大概是受到北方草原民族的影响。”

曾经看走眼

也正是因为“行走”，华慈祥发现自己居然有一次“看走眼”，那是一方五台山砚中的“龙凤纹砚”所引发的。这方“龙凤纹砚”器形阔硕，砚的两面琢满池式砚堂，为双面砚。由于砚材大，故砚面可以留出较宽的周缘。周缘刻龙凤纹，以云纹为衬托，龙凤相向而舞，是所谓龙凤呈祥。楷书落款：“道光庚寅(1830)夏



河南南乐县福堪乡宋耿洛村一号东汉墓三足石砚

闰四月，上浣之吉铭。”华慈祥将之定为洮河砚，还把它做成了展览的海报。然而，一次走访到山西定襄县，华慈祥方才悟到，这方砚根本不是什么道光年间的产物，而是上世纪70年代做的仿古砚，它的制作者定襄县河边镇河边石刻工艺厂的惠东存和他的一众员工。

华慈祥走访到现在已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的惠东存，据惠东存介绍，1973年成立的河边石刻工

艺厂生产的重点就是仿古砚，从北京的外贸公司取来真正的古砚，工艺厂进行原样仿制，计有龙池砚、海马池砚、琴式砚、抄手海水池砚、钟形砚等几十种。就像为惠东存的话作证似的，此后不久，华慈祥还找到了上世纪80年代外贸公司为了出口砚做的广告书，一翻开，这一方“龙凤纹砚”赫然在列。“所以，通过行走，能增加知识，也可以打脸。”华慈祥坦承。 本报记者 徐翌昆